



来自军队院校改革的报道

编者按 当春天的阳光一缕缕照进校园,崭新的学期悄然而至。新学期新气象,军队院校作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基地,教员队伍建设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。

如何打造一个充满时代张力的课堂?陆军工程大学创建的“智慧课堂”这一跨学科的专业教学研究团队,探索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新模式,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型教员队伍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诸多启示。

打造共享智慧的“教育圆桌”

——陆军工程大学创建“智慧课堂”的实践与思考

■姚冰 朱衍冈 本报特约记者 马胜伟

“一千年前的社交网是什么样子?如果唐代有互联网,诗人们的朋友圈会怎样?”

新学期伊始,在计算机数据结构课程上,教员陈卫卫的开场白一下子吊起了学员的胃口,原本“很理性”的课,在学员们看来似乎变得“很有诗意”。

这些奇思妙想来源于陆军工程大学一个跨学科专业的教学研究团队,大家亲切地称之为——“智慧课堂”。

校领导介绍,在这个课堂,教员们可以广泛进行教学合作、对话研讨,它像一块磁石,吸引越来越多热爱教学之人,成为引领教学研究、创新课堂教学、共享教学成果的“教育圆桌”。

记者了解到,近年来,“智慧课堂”共完成25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,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,出版教材20余部。

教学是一个付出爱和收获爱的过程,教员只有真正喜欢教学,把爱倾注于学员,才可能让学员真正爱上学习

开始对教员陈卫卫的采访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陈教员的办公桌上,一盆绿植生机勃勃。

去采访前,记者心里有点忐忑,但陈教员一开口,记者心里的石头就落了下来——她打开手机聊起了一张照片的故事。

这是陈教员所带数据结构班最后一次课后的合影,照片中的她被笑容灿烂的学员们围绕,幸福洋溢。

“这个班是战士提干班,很多学员基础不太好,需要教员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”陈教员指着手机中的合影对记者说,“我们经常问教什么,然后问如何教,但我们很少问为什么教,我们要帮学生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,学会去看自己地平线上的日出。”

采访中,陈教员如数家珍地对手机里各个班次的朋友圈一一介绍,她笑着说哪个学员发言积极啦,哪个学员有点调皮活泼啦,像是在聊自家的孩子。

作为计算机领域的教研专家,她带领研究团队先后开展了“以问题驱动为主导的《算法与数据结构》课程研究与实践”等7个课题的研究工作,她把课题的研究过程分享给青年教员,与他们切磋教学技艺,让课堂有温度、有质感,散发出智慧的光芒。

陈教员说,教学是一个付出爱和收获爱的过程,教员只有真正喜欢教学,把爱倾注于学员,才可能让学员真正爱上学习。

这种“爱与学习艺术”的思维火花正是来自于“智慧课堂”。

翻看一份关于“智慧课堂”的研究报告,引领教学研究、根植教学一线、倡导学术交流、关注教员成长,突出在线课程五大板块勾勒出“智慧课堂”的架构。让记者感兴趣的是里面对教学问题的研究,它汇集了官兵关于能力素质、课程

体系、教学模式、在线教学、创新实践、教师成长等6个类别的数百个问题。

“创造‘智慧课堂’就是要打破固有模式、突破僵化思路,把教学研究作为切入点,引导教员视教书为学问、艺术和尊严。”该校领导说。

如果说学员是一颗颗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珍珠,教员则是把珍珠串联成项链的人

如何让学员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人,这一“老生常谈”的问题成了“智慧课堂”首肯的“硬骨头”。

在研讨中,国内外流行的“翻转课堂”成为大家心目中的“良药”,教员吴涛在《国防工程建造技术基础》一课中开展了翻转课堂的教学尝试。

记者跟听了其中两堂课。课前,学员自主观看配套教学视频,课上,学员被分成若干组,组员根据自主学习情况进行回答,其他小组则可发起“挑战”。

“隧道开挖的方法有哪几种?”“报告,有全断面法、台阶法……”第三小组组长李奎答道,“还有环形开挖留核心土法。”同组学员进行补充。

在跟听过程中,记者感受最大的不同是,教员在课堂中似乎是穿针引线者,而学员则是那一颗颗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珍珠。

“要给学员以方法,而不是给学员以

面包。我们在‘智慧课堂’中交流发现,‘翻转课堂’只是调动了学员思维、课堂活跃度,而真正让知识入脑入心还是要靠实践。”教员吴涛说。

第二堂课,记者跟随学员们来到大学某坑道实践教学基地。

在现场,学员张亚强当起了临时教员,“战时人员怎样进入坑道?”“防护门和防护密闭门的区别是什么?”学员们对这个临时教员进行“轮番轰炸”。

只见张亚强应用课堂所学知识,一一指出设备功能、用途,分析战时、平时区别,博得大家阵阵掌声。

“学员成为课堂主人后,如何让学员在整体把握学科脉络的同时,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?”“智慧课堂”上,吴涛教员从一线课堂带回的问题又成为教研团队的攻关之重。

从单一到多元,从封闭到开放,互联网重新定义的课堂拥有无限可能

对于该校国防工程学院教员俞海英来说,如今的课堂相比十几年前的大学课堂,变化是翻天覆地的,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互联网对课堂的重塑。

“这是‘雨课堂’,在这里我可以实时发布课前预习提纲、解答学员课堂问题,还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并在线实时批阅。”采访中,俞教员边拿出手机,边向

记者介绍。

为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,大学全方位推广在线教学的创新实践,建立了基于军网的“教学松露网”和基于互联网的实时交流平台,在线教育正促使大学传统学习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。

“多堂微课堂简单的‘1+1’,无法呈现一个学科的整体框架,只有让他们产生‘化合反应’成为MOOC(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),才能加速学员对知识的全盘理解。”俞海英教员所在课程组还承担了该校《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》MOOC制作,这是国内首个即将面向非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全国互联网MOOC。今年1月15日,由她所在团队主建的《网络技术与应用》课程被认定为首批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”。

记者了解到,“智慧课堂”发挥团队、协作、分享优势,制作的4门MOOC课程,分别在清华学堂在线平台、中国大学MOOC平台、国防科大“梦课”平台上线开课,累计在线注册学习人数超过5万人。

“智慧课堂”历时5年实践,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潜能,育人效果也逐渐显现。”该校领导说,从单一到多元,从封闭到开放,互联网重新定义的课堂拥有无限可能,我们进一步思考,未来大学里,教与学的关系如何演变?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的深刻变化?是否会出现更为高效的知识传播和创新形态?从这些层面上讲,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。

校园漫画秀

三月乍暖还寒。战友,在家中休整了一个月的你对于紧张严肃的军校生活是否会不适应?面对新学期的挑战是否已经准备就绪?返校的列车已进站!开启新学期的征程,你有哪些新打算?

李晓宇、徐明章绘



课堂弥漫硝烟味

本报讯 刘春来、马世伟报道:炮弹爆炸声、坐标传声不绝于耳,教室内,学员们正在“干扰模式”下紧张地进行观目距离测算。开学初,某综合训练基地的第一堂课,就让初来乍到的学员尝到了战场滋味。

“学员的任务是掌握技能、学会打仗,训练机构作为‘随营军校’,就要让教学紧贴实战、靠拢部队。”该基地领导介绍说。

在该基地,课堂就是“战场”的场景随处可见。教员李贵亮在授课后,随即组织学员在炮兵模拟教室展开射击、战术于一体的训练;教员王宪文在讲《雷达兵器与操作》课时,有意“刁难”学员,把雷达车开到陡坡乱石路段,并设置操作手无法捕捉弹道轨迹、电站油箱突然漏油等意味浓的课目……

为提升“教为战”的含金量,该基地利用教学转型教学资源整合这一契机,突出“理论课精讲、实践课多练”,分专题、课题、问题3个层次设计教学内容,并依装备型号,分方向实行小班教学;同时,他们加大模拟仿真训练、战术背景构造和随机导调比重,先后与13个炮兵部队签订联教联训协议,组织不同专业的学员赴演习现场进行实战化战斗操作观摩和训练,切实把实战化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程。



速度与激情

■王志佳 余晓成

3月初,东北某机场,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组织实战化飞行训练,一场学员版“速度与激情”正在上演。只见飞行学员刘华杰操纵战机遇速向上拉升,做出大载荷机动动作,此时,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向他袭来,加带着心慌、气喘。几秒钟后,做完大载荷机动动作的刘华杰操纵飞机恢复平飞状态,身体顿时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
据了解,该院在探索实战化训练新模式中,所有课目均为作战所需。瞬间大载荷机动是空战中打击和躲避敌机十分有效的动作,也是该院在实战化训练新模式下常态化训练的动作,旨在把学员锻造成真真正能打胜仗的飞行人才。

对外交流、开拓极地新疆域的前沿阵地,“南极人”身上所凝聚的民族胆略和南极精神,更让我动容。

34年前,包括308名海军官兵在内的591名我国首次南极科考队员来到了乔治王岛。他们人拉肩扛,仅用时27天就建成了长城站,结束了我国在南极没有话语权的历史。长城站1号栋是我国在南极建立的首座建筑,也是在《南极条约》框架下我国唯一在南极可以永久保留的建筑。此建筑目前已被改造成博物馆,记录着我国极地事业艰辛而光荣的历程。

今天的长城站,已成为乔治王岛上各国科考站中规模最大、基础设施最完善的一个。在与外国科考队员的交流中,他们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长城站的羡慕。对此,我们往往报以微笑。因为,正是国家的长期大力投入,正是一代代“南极人”的义无反顾,才有了我国从“无立锥之地”到成为极地大国的跨越式发展。

青春偶像派

难忘极地探访的22天

——跟随我国科学家赴南极科考见闻

■海军航空大学学员 赵宇洋

2月22日上午,“大力神”运输机怒吼着从南极乔治王岛的智利空军马尔什机场腾空而起。我透过舷窗向外望去,又是原始粗犷的山丘雪原,又是亘古不变的幽蓝冰川……这趟飞往“人间”的航班,为我22天的南极科考生活画上了句号。

两年前,作为一名海军院校学员,我参加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海洋知识竞赛获第一名。奖品有些特殊,是一次参加南极科考的机会。几经周折,我成为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长城站队的一员,拿到了前往南极的机票。2月1日下午,领略过西伯利亚冰原的情影,掠过大西洋的漫漫黑夜,飞越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,俯瞰波涛汹涌的德雷克海峡,历时5天、

经过20000余公里长途飞行后,我跳下飞机舷梯,踏上了古老而神秘的南极。

在南极科考队,我跟随科研人员开展了一系列野外观测取样活动,对南极的大气组分、植物生长情况、哺乳动物数量进行了考察。南极的天气复杂多变,恶劣的自然环境无时无刻不威胁着安全。此时,南极正值夏季,浅层冻土已经融化,苔藓、碎石、积雪,都可能掩盖着足以把人吞没的沼泽。我无数次上一步还踩着坚实的石块,下一步就一脚踏空,泥泞直接没到小腿。长筒水靴在沼泽中反而成了累赘,有时脚拔了出来,靴子却还在泥中,最后不得不退化

成“四足动物”向前爬行。壮美的冰盖

中潜藏着巨大的冰裂缝,如果失足掉进冰缝,甚至无从实施救援。冰盖之下,往往是浮冰密布的大海。一旦在冰盖上不慎跌倒,就有可能一路滑下,直接跌入冰海,走在上面,真有些胆战心惊。每次从野外回来,我们都仿佛经历了一场战斗,内衣被汗水湿透,外套裹满雪水泥浆。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,科研人员们年年开辟样方、收集样本,十数年如一日。不论是茫茫冰海还是千丈绝壁,但凡研究需要的地方,就必然会有中国科考队员的身影。

随中科院的老师观测南极地衣的过程中,我们刚从山崖下到海边,雾气便笼罩了海滩,能见度只有几十米。乱礁丛生

的海滩上,企鹅残骸随处可见,耳边还不时回响着海豹凄厉的吼叫声。一群海狗扭动身躯,试探性地向我们逼近。为了躲避蠢蠢欲动的海狗,我们不得不暂时爬上一处峭壁,待海雾消散后再继续前进。而需要观测的样本,则在一处如刀劈斧凿的陡崖之上。理想的观测样本,对面积、采光、湿度、通风、土壤酸碱度都有一定的要求。我有些诧异地问老师:“您怎么知道如此险峻的地方具备观测条件?”他淡淡地说:“十几年前的导师把这个岛都跑遍了,现在他干不动了,我接着干。这是我五年里第3次来南极。”

目前,在南极建站的国家已达到30个。长城站不光是科研基地,也是我国

一线传真